

表

班台萊耶夫著



文学小丛书

表

班台莱耶夫著

鲁迅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表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6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1547 字数50,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 1/24

1959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2) 0.40元

前 言

班台萊耶夫是苏联现代儿童文学作家，原来的姓名是阿历克賽·伊凡諾維奇·叶列美耶夫，1908年生列宁格勒。他的父亲当过龙騎兵軍官，退职后作木柴生意，死得很早。他的母亲讀書很多，擅长音乐，对他起了很好的影响。他父亲死后，母亲便以教音乐維持家庭生活，內战时期，她带着三个孩子到处流浪，寻找工作。这时，班台萊耶夫就离开家庭，成了流浪儿，后来，他进了教养流浪儿童的列宁格勒陀思妥耶夫斯基学校，在那里学习了三年。

班台萊耶夫四岁念書，五、六岁时就試着写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学校里，全班学生大都爱好文学，他也受到影响。离校后，他到过很多地方，作过鞋匠，报童，飯館里的童工，圖書館館員等。

1925年起，班台萊耶夫开始写短篇小說。1927

年，他和毕理克合作，写成了《流浪儿共和国》。高尔基和馬尔夏克很称赞这本小说，便协助他们出版了。1929年，班台莱耶夫发表了《表》，1939年他又完成了自传小说《辽恩卡·班台莱耶夫》。伟大卫国战争期间，作者在列宁格勒部队里工作，写了许多以战争为主题的小说。此外，他的主要作品还有《调皮的卡尔鲁什金》，《文件》，《最卑鄙的人》，《老实话》等。

班台莱耶夫作品的特点是深刻地了解儿童心理，热情洋溢，故事情节富有戏剧性，他笔下的儿童形象，都很勇敢、敏慧，关心周围事物。作者文笔幽默，又带有抒情的调子，是苏联青少年最喜爱的作家之一。

1935年，鲁迅先生将本书译成中文出版，现在我社将它收入《文学小丛书》，除了两处有关苏联货币的注解因与目前折合率不同，由编者作了适当删改，以及对《译者的话》里提出的两个外国字作了注解并增加几处注释外，完全依据原译文重排付印。

編 者

譯者的話

《表》的作者班台萊耶夫(L. Panteleev),我不知道他的事迹。所看見的記載,也只不过說他原是流浪兒,后来受了教育,成为出色的作者,且是世界聞名的作者了。他的作品,德国譯出的有三种:一为《Schkid》(俄語“陀思妥耶夫斯基学校”的略語),亦名《流浪兒共和国》^❶,是和毕理克(G. Bjelych)合撰的,有五百余頁之多;一为《凱普那烏黎的复讎》,我沒有見過;一就是这一篇中篇童話,《表》。

現在所据的即是爱因斯坦(Maria Einstein)女士的德譯本,一九三〇年在柏林出版的。卷末原有兩頁編輯者的后記,但因为不过是对德国孩子

❶ 俄文书名是《Республика Шкид》。內容写陀思妥耶夫斯基学校的两个少年,过去是小偷,經過教育,改变成为新人的故事。——編者。

們說的話，在到了年紀的中國讀者，是統統知道了的，而這譯本的讀者，恐怕倒是到了年紀的人居多，所以就不再譯在后面了。

當翻譯的時候，給了我極大的幫助的，是日本榎本楠郎的日譯本：《金時計》。前年十二月，由東京樂浪書院印行。在那本書上，並沒有說明他所據的是否原文；但看藤森成吉^①的話（見《文學評論》創刊號），則似乎也就是德譯本的重譯。這對於我是更加有利的：可以免得自己多費心機，又可以免得常翻字典。但兩本也間有不同之處，這裡是全照了德譯本的。

《金時計》上有一篇譯者的序言，雖然說的是針對着日本，但也很可以供中國讀者參考的。譯它在這裡：

“人說，點心和兒童書之多，有如日本的國度，世界上怕未必再有了。然而，多的是吓人的壞點心和小本子，至於富有滋養，給人益處的，却實在

① 藤森成吉(1892—)，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劇作家。——編者。

少得很。所以一般的人，一說起好点心，就想到西洋的点心，一說起好書，就想到外國的童話了。

“然而，日本現在所讀的外國的童話，几乎都是旧作品，如将褪的虹霓，如穿旧的衣服，大抵既沒有新的美，也沒有新的乐趣的了。为什么呢？因为大抵是长大了的阿哥阿姊的儿童时代所看过的書，甚至于还是連父母也還沒有生下来，七八十年前所作的，非常之旧的作品。

“虽是旧作品，看了就沒有益，沒有味，那当然也不能說的。但是，实实在在的留心讀起来，旧的作品中，就只有古时候的‘有益’，古时候的‘有味’。这只要把先前的童謠和現在的童謠比較一下看，也就明白了。总之，旧的作品中，虽有古时候的感觉，感情，情緒和生活，而象現代的新的孩子那样，以新的眼睛和新的耳朵，来观察动物，植物和人类的世界者，却是沒有的。

“所以我想，为了新的孩子們，是一定要給他新作品，使他向着变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断的发荣滋长的。

“由这意思，这一本書想必为許多人所喜欢。

因为这样的内容簇新，非常有趣，而且很有名声的作品，是还没有介绍一本到日本来的。然而，这原是外国的作品，所以纵使怎样出色，也总只显着外国的特色。我希望读者象游历异国一样，一面鉴赏着这特色，一面怀着涵养广博的智识，和高尚的情操的心情，来读这一本书。我想，你们的见闻就会更广，更深，精神也因此磨炼出来了。”

还有一篇秋田雨雀^①的跋，不关什么紧要，不译它了。

译成中文时，自然也想到中国。十来年前，叶绍钧先生的《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不料此后不但并无蜕变，而且也没有人追踪，倒是拚命的在向后转。看现在新印出来的儿童书，依然是司马温公敲水缸，依然是岳武穆王脊梁上刺字；甚而至于“仙人下棋”，“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还有《龙文鞭影》^②里的故

① 秋田雨雀(1893—)，日本进步作家，剧作家。——编者。

② 《龙文鞭影》是明朝万历年间汉阳萧良有编著的一本书，内容都是从古书中摘取来的一些故事，回字一句，每两句自成一联，编成韵语。过去私塾把它当作儿童课本。——编者。

事的白話譯。這些故事的出世的時候，豈但兒童們的父母還沒有出世呢，連高祖父母也沒有出世，那麼，那“有益”和“有味”之處，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開譯以前，自己確曾抱了不小的野心。第一，是要將這樣的嶄新的童話，介紹一點進中國來，以供孩子們的父母、師長，以及教育家、童話作家來參考；第二，想不用什麼難字，給十歲上下的孩子們也可以看。但是，一開譯，可就立刻碰到了釘子了，孩子的話，我知道得太少，不夠達出原文的意思來，因此仍然譯得不三不四。現在只剩了半個野心了，然而也不知道究竟怎麼樣。

還有，雖然不過是童話，譯下去却常有很難下筆的地方。例如譯作“不夠格的”，原文是defekt^①，是“不完全”，“有缺點”的意思。日譯本將它略去了。現在倘若譯作“不良”，語氣未免太重，所以只得這麼的充一下，然而仍然覺得欠切帖。又這裡譯

① 一九五八年蘇聯青年近衛軍出版社出版的班台萊耶夫的中短篇小說集所收的《表》內，這個字只出現過一次，（中譯參看本書九九頁）。原字應是 Дефективный，意是有缺點的，有殘疾的，而彼蒂加將此字念錯，成了 Деферативный（俄文中並沒有這個字）。——編者。

作“堂表兄弟”的是Oile^①，譯作“头儿”的是Gannove^②，查了几种字典，都找不到这两个字。没法想就只好头一个据西班牙語，第二个照日譯本，暂时这么的敷衍着，深望讀者指教，給我还有改正的大运气。

插画二十二小幅，是从德譯本复制下来的。作者孚克(Bruno Fuk)，并不是怎样知名的画家，但在二三年前，却常常看見他为新的作品作画的，大約还是一个青年罢。

魯 迅

① 第①注中所述外文新版本內作者已刪去了这个句子。
——編者。

② 据一九三五年九月八日魯迅“給《譯文》編者訂正的信”(此信收入《集外集拾遺》——《魯迅全集》第七卷)里，“头儿”应更正为“偷儿”，这个字来自犹太語。此字見本书正文二六頁。——編者。

彼蒂加·华来德做过的事情，都糊涂得很。

他在市場里到处的走，什么都想过了。他又懊恼，又伤心。他餓了，然而买点喫的东西的錢却是一文也沒有。

無論那里都沒有有人會給他一点什么的。餓可是越来越厉害。

彼蒂加想偷一件重东西。沒有弄好。倒在脊梁上給人敲了一下子。

他逃走了。

他想偷一个小桶。又倒楣。他得把这桶立起来，拖着走。

一个胖胖的市場女人忽然給他看見了。她站在角落里卖蛋餅。出色的蛋餅，焦黃，松脆，冒着热气。他抖抖的蹩过去。他不做别的，就只拿了一个蛋餅，嗅了一嗅，就塞在袋子里面了。也不对那女人說一句求乞的話。安閑地，冷靜地，回轉身就走。



那女人跟了他来。
她拍的打了一下。抓住
他的肩头，叫道：“你偷
东西！还我蛋饼！”

“什么蛋饼？”彼蒂
加问着，又想走了。

这时可是已经聚集
了一些人。有一个捏住
了他的喉嚨。别一个从
后面用膝盖给他一磕。他立刻倒在地上，于是一顿臭打。

不多久，一大群人拖他去到警察局。

大家把他交给局长了。

“那是这样的。我们给您送一个小扒手来了。
他捞了一个蛋饼。”

局长很忙碌，没有工夫。他先不和彼蒂加会
面，只命令把他关在拘留所里面。

照办了，他就在那里坐着。

拘留所里，彼蒂加坐在一条不干净的，旧的长

椅上。他动也不动，只对着窗門。窗是用格子拦起来的。格子外面看見天。天很清朗，很明淨，而且蓝得发亮，象一个水兵的領子。

彼蒂加看定着天空，苦恼的思想在他脑袋里打旋子。伤心的思想。

“唉唉！”他想。“人生是多么糟糕！我簡直又要成为流浪儿的罢？簡直不行了。袋子里是有一个蛋餅在这里。”

伤心的思想……如果从前天起，就沒有东西喫进肚里去，人还会快活么？坐在格子里面，还会舒服么？看着天空，还会有趣么？如果为了一件大事情，倒也罢了！但只为了一个蛋餅……呸，見鬼！

彼蒂加完全挫折了。他閉上眼睛，只等着临头的命运。

他这么等着的时候，忽然听到一声敲。很响的敲。好象不在房門上，却在牆壁上，在那隔开别的屋子的薄的板壁上。

彼蒂加站了起来。他睜开眼睛，側着耳朵听。的确的。有誰在用拳头要打破这板壁。

彼蒂加走近去，从板缝里一望。他看见了拘留房的墙壁，一条板椅，一个拦着格子的窗户，地上的烟蒂头。连一个人影子也没有。全是空的。这敲从那里来的呢，捉摸不到。

“什么恶鬼在这里敲呢？”他想。“恐怕是用爪子在搔罢？”

他正在左思右想，却听到了一种声音，是很低，很沙的男人的声音：

“救救！妈妈子！”

彼蒂加一跳就到屋角的炉旁。炉旁边的墙壁上有一条大裂缝。他从这缝里看见一个鼻子。鼻子下面动着黑胡须。一个斜视的黑眼珠，悲伤的在张望。

“妈妈子！”那声音求告着。“心肝！放我出去罢，看老天爷的面子！”

那眼睛在板缝里爬来爬去，就好象一匹蟑螂。

“这滑稽家伙是什么人呢？”彼蒂加想。“发了疯，还是喝醉了？一定是喝醉了！还闻得到烧酒味儿哩……呸……”

浓烈的酒气涌进房来了。

“媽媽子!”那醉汉唠叨着。“媽媽子!”

彼蒂加站在那里，瞧着那醉汉，却全不高兴去說話。別一面是他不要給人开玩笑。現在他无法可想了。他簡短的說：

“你嚷什么?”

“放我出去，心肝! 放我出去，宝贝!”

他突然叫了起来：

“大人老爷! 同志先生! 請您放我出去罢! 我的孩子們在等我呢!”

真是可笑得很。

“傻瓜，”彼蒂加說。“我怎么能放你出去呢? 我也是象你一样，关在这里的。你疯了么?”

他忽然看見那醉汉从板縫里伸进手来了。在滿生着泡的手里是一只表。一只金表。足色的金子。带着表鏈。带着各样的挂件。

醉汉睜大了他的斜視眼，低声說道：

“局长同志，請您放我出去罢! 我就送給您这个表。您瞧! 是好东西呀! 您可以的!”

那表也真的在咕咕的走。

合着这調子，彼蒂加的心也跳起来了。

他抓过表来，一跳就到别一屋角的窗下。因为好运道，呼吸也塞住了，所有的血也都跑到头上来了。

那醉汉却在板缝里伸着臂膊，叫喊道：

“救救！”

他顿着脚，好象给枪刺着了的大叫起来。

“救救呀！强盗呀！强盗呀！”

彼蒂加发愁了，来回的走着。血又回到脚里去了。他的指头绝望的抓着表链，抓着这满是咕咕咯咯的响的挂件的该死的表链。这里有极小的象，狗儿，马掌，梨子样的绿玉。



他终于连挂件一起拉下那链子来。他把这东西塞进缝里去：

“哪，拿去！你挂着就是！”

那醉汉已经连剩余的一点记性也失掉了。他全不想到表，只收回了那表链：